

中华文化
域外遗存
丛书

黄海余晖

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

邵毅平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化域外
遗存丛书

黄海余晖

邵毅平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化在
朝鲜半岛及韩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海余晖：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邵毅平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9

(中华文化域外遗存丛书)

ISBN7-222-03690-3

I.黄... II.邵... III.①文化-研究-中国②文化史-史料-朝鲜 IV.①G12②K3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667 号

责任编辑：瞿洪斌

装帧设计：袁亚雄 王睿韬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黄海余晖——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
作 者	邵毅平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排 版	云南国防印刷厂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7-222-03690-3
定 价	18.00 元

引 言

韩国人最喜食的中华料理之一，是一种叫做“炸酱面”的食物。炸酱面在韩国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种韩国料理。在韩国的几万家中餐馆里，一律有这道美食供应。甚至在有些大学的食堂里，它也是保留品种之一，每日向师生们供应，大受师生们的欢迎。在反映韩国物价指数的标本商品清单上，炸酱面也俨然厕身其中。

然而说是中华美食，韩国人到了中国，遍访中国餐馆，却找不到它的踪影。即使同名同姓，一样叫做“炸酱面”，但从形式到内容，却与韩国的迥然不同。这就让一心想在原产地尝尝“正宗”炸酱面的韩国食客深感失望了。不得已，他们便找在中国开的韩国餐馆，里面倒常常是有他们熟悉的炸酱面供应。于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道韩国人心目中的典型的中国美食，到了中国却反变成了韩国料理中的保留节目，只能在韩国餐馆中找到它的踪影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国的中餐馆里供应的炸酱面，虽说原本是由华侨们从中国传入的，但是传入以后却作了较大的改变，使其更适合韩国人的口味，最后变得与中国本土的很不相同了。吃惯了这种韩式炸酱面的韩国人，到中国后自然找不到相同的东西了。

然而，虽说炸酱面在韩国已经当地化了，但是它却并不被看作是韩国料理，而仍然被看作是中华料理，而且简直就

是中华料理的代名词。因为风味虽然有了变异，但是其烹调的精神，还是保留了中华料理的特征。

从韩国的炸酱面想到朝鲜半岛及韩国的中华文化，其间似有某种相通的东西。

在东亚的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曾源源不断地辐射到周边地区，使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从而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形成了东亚汉文化圈，发展出了灿烂的东亚文明。

朝鲜半岛地处中国的东北面，在中国周边地区中，离汉文化的中心区域，地理位置最为接近，交通往来最是方便，因此其与中国本土关系特别密切，其处于汉文化的直接辐射之下，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说起来，在汉文化的全盛时期，朝鲜半岛曾是除中国本土之外，汉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一点，古今中韩的认识大致相同。古代如元人周致中所云：“古朝鲜，一曰高丽，在东海之滨。周封箕子之国，以商人五千从之。其医巫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衣冠随中国各朝制度，用中国正朔，王子入中国太学读书。风俗华美，人性淳厚。”^①现代如韩国官方出版物《韩国手册》所云：“韩国从前有几千年之久处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了解东北亚文化是对韩国文化起源进行任何研究或严肃讨论的前提……韩国人民早期的兴起和发展并不划一，然而总得说来有一个特点，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积极接触以及有时候也发生的斗争。从韩国人民形成以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开始，他们的文化逐渐与中国的文化成为一体……在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这几个方面，韩国的发展

也受到中国的强大影响。”^②忽视这一点，自然将无法认清历史的真相。

但是，如同炸酱面一样，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也经历了本地化的变异，使之更适合朝鲜半岛人民的需要和口味。“仅仅了解文化交流还不能充分解释韩国文化。正确了解韩国人民的各种特点也至为必要，而这些特点必须联系韩国人民的历史发展来加以解释。”^③忽视这一点，同样将无法认清历史的真相。

文化的问题当然要比炸酱面现象复杂千万倍，但炸酱面现象的确可以提供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同时，不仅是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的影响问题，而且在任何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其实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

那么，就让我们以炸酱面的话题为引子，进入我们所欲论述的主题吧。

[注]

①《异域志》卷上。

②③《韩国手册》，韩国海外公报馆编、刊，汉城，1992年版，第54页，第175页。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传播与影响史	1
古朝鲜、乐浪郡	1
高句丽、百济	6
新罗	11
高丽	17
朝鲜	21
近现代	25
第二章 思想	31
儒教的传入	31
儒教仪式	35
儒教影响(上)	40
儒教影响(中)	43
儒教影响(下)	47
佛教的传入与影响	54
道教的传入与影响	59
第三章 教育	65
传统教育制度	65
传统科举制度	71
历代留华学生	75

目 录

现代教育考试制度·····	78
第四章 文字·····	85
使用汉字的历史与原因·····	85
汉字的退场及问题·····	88
汉字在韩国的遗存·····	93
永不退场的汉字词汇·····	98
呼唤汉字复出的声音·····	102
第五章 文学·····	112
朝鲜半岛文学之双轨·····	112
汉文学的历史·····	115
韩语文学与中国文学·····	119
韩国的汉文学研究·····	122
中国古典作品在韩国(上)·····	125
中国古典作品在韩国(中)·····	129
中国古典作品在韩国(下)·····	132
第六章 艺术·····	138
书法·····	138
绘画·····	143
雕塑·····	148
陶瓷·····	150
建筑·····	152
乐舞·····	160
书籍·····	167
第七章 日常生活·····	174
阴历与阳历·····	174

传统节日·····	178
生老婚丧·····	181
民间信仰·····	186
饮茶·····	189
料理·····	191
传统医药·····	196
第八章 传说及其他·····	202
龙文化·····	202
七仙女传说·····	205
徐福的故事·····	207
朝鲜半岛的桃花源——青鹤洞·····	209
地名·····	211
人名·····	214
后记·····	219

第一章 传播与影响史

古朝鲜、乐浪郡

关于朝鲜民族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根据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考证以及历史传说，韩民族源起于生活在中亚细亚阿尔泰山脉一带的种族。”“他们的祖先越过广阔的平原，从西伯利亚和今中国东北向南迁徙，寻求在气候比较温暖的地方安家定居。”^①根据这种说法，朝鲜民族原本是一个“大陆民族”，经过了不断东移的过程，最终在朝鲜半岛定居下来，形成一个“半岛民族”。这一点，对于理解其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说从一开始起，朝鲜民族便与中华文化有了接触，其起源非常古老，而其历史又非常悠久。

一些历史传说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一些史籍记载，公元前12世纪周灭殷时，殷遗民箕子东迁，进入古朝鲜，引进了殷文化，建立了国家，史称“箕子朝鲜”。箕子在古朝鲜的地位，后来受到了周武王的认可：“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②这就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箕子东来”说。古代的朝鲜半岛一直肯定“箕子东来”说，其现存的最早一批史籍，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帝王韵记》等，都肯定地记载了“箕子东来”之事，还把

“箕子朝鲜”列为第一个王朝。高丽王朝于12世纪，还在平壤修建了箕子墓和箕子祠；对于箕子的祭祀活动，一直持续到了朝鲜王朝末期。“海上箕封礼义乡”，^③在古代的朝鲜半岛，这是受到认可而引以为豪的事情；在现代的朝鲜半岛，虽然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但也仍有保持传统看法的。^④

此事对于朝鲜半岛文化的起源意义重大。虽然箕子带入占朝鲜的殷文化的具体内容已不清楚，但从现存的一些历史记载来看，可以认为是包含了从文字到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朝鲜半岛方面的史料记载：“涵虚子曰：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伎艺，皆从而往焉。”^⑤《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著名的“箕子犯禁八条之约”（现仅存三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这可能是朝鲜半岛史上的第一部法律，其背后所暗示的是一整套的制度和他文化，包括那时候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早期汉字。在出土文物中，有“箕子方鼎”和“孤竹鬲”，上有铭文，被韩国人称为古朝鲜现存文献之最早者。此外，据说古朝鲜的土地制度也可能与中国的井田制相似。

在中国的战国时期，与古朝鲜直接接壤的是燕国。当时燕国势力强盛，燕将秦开进攻古朝鲜，取地二千余里，筑塞置吏。不过，燕国与古朝鲜虽时有磨擦，但也有贸易和文化交流。古朝鲜的中央官制，王以下有裨王、相、大臣、将军，这些可能是受中国影响的官职名称。古朝鲜还设有博士的官职（如燕移民卫满就被任命为博士），这说明古朝鲜还应有相应的教育制度，而博士的设置也应是模仿中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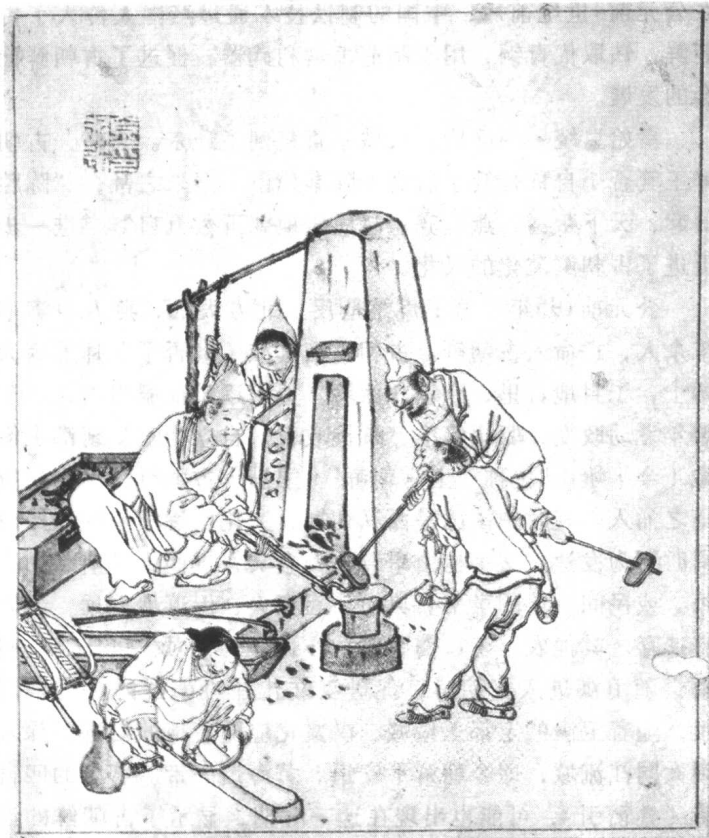


图1 金弘道《锻冶图》（通川文化社，明信片）

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中国的制铁技术通过燕国人传入了古朝鲜，铁取代青铜，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促进了古朝鲜社会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长城一直筑到了辽东。当时，古朝鲜王箕否（自称是箕子后裔）降秦称臣。秦末之乱，“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⑥进一步促进了古朝鲜文化的汉化。

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造反，北方大乱，燕人卫满率千余人，亡命入古朝鲜。古朝鲜王箕准（箕否子）拜卫满为博士，予封地百里，令镇守西境。卫满逐步征服当地人，于翌年发动政变，驱逐箕准，掌握政权，自立为王，定都王俭城（今平壤），史称“卫满朝鲜”。卫满入古朝鲜，汉文化应随之涌入。其时中国已是西汉初期，文化已逐渐一统，比殷周时更为发达。文字也由甲骨文、金文，进而为李斯制的小篆，或民间流传的隶书。典籍虽经秦火，但燕地偏远，当尚有遗存。其他农、工、商各业，亦远非箕子时代可比。这些都会随卫满进入古朝鲜，促进汉文化在古朝鲜的传播。而且，随着卫满的定都王俭城，汉文化应随着他的足迹，深入到大同江流域，即今朝鲜平安道、黄海道一带。著名的四言诗《筌篴引》，可能也出现在这一时期，显示了古朝鲜的汉文学水准（或汉文学翻译水准），标志着朝鲜半岛汉文学史的开端。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大军，由海陆两路进攻古朝鲜。翌年，大获全胜，“卫氏朝鲜”灭亡。在“卫氏朝鲜”故地，汉武帝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在公元前128年至公元前126年，曾一度设过沧海郡），对该地区实行直接

统治。公元前82年，真番、临屯二郡并入乐浪郡。于是只剩下乐浪、玄菟二郡。其中又以乐浪郡最为重要，它以平壤为中心，南至临津江、汉江流域，约相当于今朝鲜平安道、黄海道和开城市，占据了朝鲜半岛西北部最肥沃的土地。汉朝派遣太守管辖郡内各县，汉朝移民和商人也往来频繁。

从义州到平壤到开城的这条路线（约相当于现在京义线或西海线铁路的路线），自古朝鲜以来便是汉移民南下的必由之路，从这时候起更成了畅通无阻的交通干道，此后也一直是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主要陆上通道。此外，从山东半岛到大同江口或礼成江口的海上航路，也是一条自古以来连接中韩的交通要道。汉文化便沿着这些交通干道，由汉朝派遣的官吏、官方与民间的商人、以及一般的汉朝移民，源源不断地带入乐浪郡，使这块在“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时已有相当汉文化积淀的土地，在此后的四百余年间，再一次经受了汉文化的全面洗礼。在乐浪郡故地，曾出土了大量的汉朝文物，如铜镜等。在韩国的中央博物馆里，专辟一室“乐浪室”，展示乐浪郡故地的出土文物。在乐浪郡故地发现的神祠碑《黏蝉碑》（位于平安南道龙冈郡海云面龙井里黏蝉村），是东汉章帝时代（76—88年在位）的遗物，内有“五谷丰稔，盗贼不起”等内容，是典型的汉文碑文，显示了汉文学的影响。

据中国方面的史料记载，约在1世纪初，已有古朝鲜人在背诵《诗》、《书》、《春秋》等中国经书，这说明乐浪郡的汉文化教育应相当活跃。与此同时，通过乐浪郡等的中介，中国方面也增进了对于朝鲜半岛的了解。公元前1世纪的《史记·朝鲜列传》，1世纪的《汉书·朝鲜传》，只叙述

“卫满朝鲜”兴亡之事；3世纪末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5世纪初的《后汉书·东夷列传》，已广泛叙述夫余、高句丽、东沃沮、挹娄、濊、辰韩、马韩、弁韩之事，并广其见闻，兼及风土人情。这显示了随着乐浪郡等统治的日久，中国人对于朝鲜半岛视野的扩大和知识的扩充。

高句丽、百济

作为从属于中原王朝的一个东北古国，高句丽（前37—668年）兴起于乐浪郡的北方，渐渐地蚕食乐浪郡的领土，于313年终于占有乐浪郡全境，并逐步将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乐浪郡的深厚的汉文化积淀，遂成为高句丽的汉文化的基础。于是在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之中，高句丽率先吸收汉文化，成为当时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372年，佛教由中原和尚顺道传入高句丽，高句丽成了三国中第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也理所当然地最先使用了汉译佛经。也就在同一年，高句丽设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用儒教经典教育贵族子弟。而在地方上则有庠堂，是一种私立性质的学堂，同样以儒教经典作为学习课目。而早在这之前，据说即已编纂了有百卷之多的史书《留记》，显示了其汉文化水准的高超。

高句丽的有利条件，是既与中原直接接壤，又隔海与中原相望，交通也畅通无阻，无论陆上（从辽东到平壤）还是海上（从山东半岛到大同江口或礼成江口）。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高句丽积极与中原交流，吸收汉文化也与时俱进。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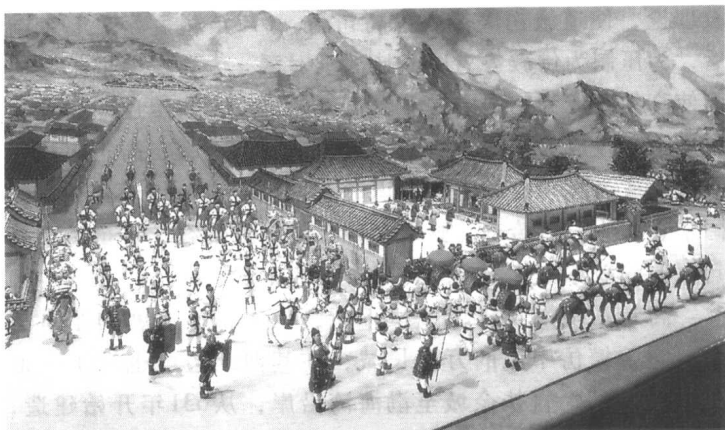


图2 韩国民俗博物馆展示的“高句丽的生活与风俗”复原模型（民俗博物馆观光指南）

《三国史记》记载，从迁都平壤（427年）前后开始，高句丽频繁朝贡于北魏，有时多达一年三次。这自然是为了各种交流，也有利于各种交流。高句丽在北魏也甚受重视，地位仅次于同在大陆的齐。“时魏人谓我方强，置诸国使邸，齐使第一，我使者次之。”^⑦高句丽与中原的各种交流中，既有经济贸易，也有文化交流。在唐国子监中，也活跃着高句丽留学生的身影。中原的先进科技和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高句丽。

高句丽还充当汉文化的中介角色。高句丽僧侣惠慈于595年东渡日本，在日本逗留二十年才回国，其间担任过日本圣德太子的老师。他们的交流语言应是汉文，学习内容应是汉文佛经。高句丽僧侣昙征610年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授儒教的五经，还传授水车的制法。据说这是日本使用水车之始。

624年，唐朝道士随使臣来到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道

教理论，使道教初次传入了高句丽。642年渊盖苏文上台以后，为压制为佛教势力所支持的反对派，大力提倡道教，从而使高句丽成为三国中最尊崇道教的国家，甚至连部分佛教寺庙也被改成为道观。至此，儒、道、佛三教在高句丽都有流行，成为高句丽的主要意识形态。顺便说一句，有不少韩国学者认为，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就是后来高句丽的渊盖苏文。

高句丽晚期与隋唐战争不断，为了抵抗唐朝的军事压力，它曾模仿中原的万里长城，在其西北边境也筑了一道“千里长城”，自扶余城至渤海湾沿岸，从631年开始建造，花了十六年时间始建成。但是它最终还是没能挡住唐军的步伐，高句丽于668年亡于唐朝与新罗联军之手。此后，有一件事令人瞠目结舌：“唐李勣既平高句丽，聚东方典籍于平壤，忌其文物不让于中朝，举以焚之。”^⑧“东方典籍”应指高句丽的典籍，当全部用汉文撰写（高句丽无自己文字），大部分当来自于中国本土，小部分当为高句丽人所作。“文物不让于中朝”云云，表明高句丽的汉文化水准已相当之高，已达到了不亚于中原的水平了。可是这样一个汉文化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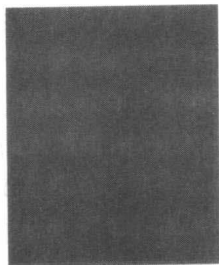


图3 庆州的水车（三元社，明信片）